

采澤 惠， 接續補呈聲請理由 狀

案號：99年度上訴字第1062號 溫股

聲請人即受判決人：蘇品睿。

住：

送達處所：

主旨：為就聲請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上訴字第1062號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因法院認定作為聲請人犯罪事實非依法定程序所取得，致適用法律發生牴觸憲法第7條平等權、第8條人身自由應予保障及第16條訴訟權之行使等疑義，接續107年10月9日、同年11月1日、108年2月26日、同年3月20及21日繼補呈理由暨108年5月2日等繼補聲請理由。

1. 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因確定終局裁判之法院所認定作為聲請人犯罪事實之依據為非依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且聲請人當時完全不諳相關法律規定及其意思，致適用法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有牴觸憲法第7條

、第8條及第16條等疑義，致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法律於聲請人個案應為無效，聲請人認符合鈞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之條件。

2. 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其內容應包含：

(1) 憲法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涉及憲法條文。

刑事訴訟之目的，固在發現真實，藉以維護社會安全，其手段則應合法純潔、公平公正，以保障人權，倘證據之取得非法定程序，而法院若容許該項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因已違背憲法第八條、第十六條所示應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身自由，貫徹訴訟基本權之行使及受公平審判權利之保障等意旨（鈞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384號、四一八號等解釋部分釋不參照）自應排除其證據能力。準此對於完全不諳相關法律規定及其意思，而法院又未主動說明，讓人民（聲請人）知道相關規定之對個案適法性，反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為適用法律，反足形成人民（聲請人）在法律上之不平等，就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七條有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第八條人身基本自由應予保障及第十六條訴訟基本權之保障。

作為證據者，當係指當事人意思表示無瑕疵可指之明示同意而言，當事人已明示同意作為證據之傳聞證據，經法院審查具備適當性要件後，若已就該證據踐行法定之調查程序，即無許當事人再行撤回同意之理，以維訴訟程序安定性、確實性之要求。此明示同意之效力，既基於當事人積極行使其處分權，自須係針對個別具體之特定證據行之，不得為概括性之同意，否則其處分之意思表示即有瑕疵，自不生明示同意之效力。

本件原判決理由欄一之(一)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下述之供述或非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並無證據力過低之情形。復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就上述證據依法進行調查、辯論，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然，依據原判決所述之證據能力，僅依理由欄一之(一)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作為證據（見原判決理由欄一之(一)），則被告及公訴人所為概括性之同意，並不生明示同意之效力，原審疏未注意，仍為援用並採為判斷，有違證據法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246號判例足參）

(2)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本確定終局裁判，原審對當時完全不諳相關法律規定及其意思之聲請人，歷經十年並自費向雲林地方檢察署(108年2月26日附證三)調取案卷，^例與六法全書之規定佐以最高法院判例及鈞院大法官會議之解釋，查出所有警詢筆錄均為違法事實，而原審及確定終局裁判卻未於理由中對聲請人所指之違法情事，有所敘明及解釋，如何有證據能力，又指出其證明方法，致其適用法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有牴觸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合法與否。

(3) 上開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之名稱及內容。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之名稱及內容：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當事人同意的傳聞陳述)

第1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四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¹⁵⁵第1項之規定，乃本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同意之處分訴訟行為，¹⁵⁵與法院介入審查適當性要件，將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力。所謂經當事人同意

第2項規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所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乃係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酌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證據處分權原則，並強化言詞辯論主義，透過當事人等到庭所為之法庭活動，在使訴訟程序順中易進行之要求下，承認傳聞證據於一定條件內，得具證據適格。此種「擬制同意」因與同條第1項之明示同意有別，實務上常見當事人等係以「無異議」或「沒有意見」表示之，斯時尚該證據資料之性質，已經辯護人閱卷知悉；或自起訴書、原審判決書之記載而了解，或偵、審中經檢察官、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告知，或被告逕為認罪答辯或有類似之作為、情況，即可認該相關人員於調查證據之時，知情而合於擬制同意之要件。則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對於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卻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即視為有該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之同意，除自始不諳或誤會「擬制同意」意思及效果之情形外，自不容事後再予爭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參照）

本件原確定終局裁判，在當事人（聲請人）完全不諳相關法律規定及誤會擬制同意意思及效果之例外情形，且原審公辯律師閱卷後，因檢察官將所有與聲請人無關之人一起起訴，致使原審給指定辯護人的案卷多達十多人，一堆如山，公設辯護人只能簡單給聲請人不完全之案卷，而且當時聲請人已於前狀中敘述對法律在當時完全不諳，連判決書之理由完全無法理解，是聲請人經歷近十年以填鴨式查到什麼就照法全書之規定、最高法院判例比對，至107年才向雲林地方檢察署以自費方式（見108年2月26日附證三繳費證明），查出所有的非供述及供述全本依法定程序所取得，足見本件檢察官、受命法官均以自由論斷對聲請人予以判斷，且未對確定終局裁判之判決書第12頁至第13頁證人莊適仲具結所證及本案主導偵辦原虎尾分局偵查佐邱裕然之供詞有詳細調查，即以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為適用法律，致使該法律牴觸憲法第7條平等權、第8條人身自由應予保障及第16條訴訟基本權之行使而無效。

(4) 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主要文件及說明。

本案由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原偵查佐邱裕然主導帶隊偵辦，連警詢筆錄，從林武男、黃勝富、莊適仲、黃柏璋，雖然朱士堯、王昱文由警員周憲聰製作，但却是單獨一人行偵詢，更單獨隨意操控警詢筆錄之製作，有下列刑事訴訟法之違反。

第三十九條規定：文書由公務員製作者，應記載製作之年、月、日及其所屬機關由製作人簽名。

第四十三條之一

第二項規定：前項犯罪嫌疑人詢問筆錄之製作，應由行詢問以外之人為之，而有全部錄音錄影者，不在此限。

第一百五十八條之二（違背規定所取之自白不得為證據）

第一項規定：違背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一百條之三第一項之規定，所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及其他不利之陳述，不得作為證據。但經證明其違背非出於惡意，且該自白或陳述係出於自由意志者，不在此限。

第二項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受拘提、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違反第九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者，準用前項規定。

下述之非供述及供述之文書證據，通訊監察譯文表及證人之警詢筆錄均在無情況急迫或事實上之原因不能為之之情形，於虎尾分局內所製作的，且依確定終局裁判判決書第1頁至第13頁證人莊適仲具結所證，主導隊偵辦：原虎尾分局偵查佐邱裕然：並還開玩笑的說，如果還有販毒的話，要先通知他。邱裕然為警察官長，而且販毒為重罪，彼此為相對人豈有以此開玩笑之理由，反正是莊適仲所證乃為邱裕然以明示或暗示，直接或間接要求，向相對人（即聲請人）索求交付不正利益之單方意思表示，一經要

求罪即成立，更不問相對人允諾與否（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191號部分判例參照）而且第13頁邱裕然更坦承與相對人（聲請人）有爭執之口角恩怨存在，不論邱裕然與聲請人是要求未遂或因爭執口角之事實，其刑事偵查之動機已啓人疑竇，更何況是越區且親自製作警詢筆錄，其意甚明了。

107年10月9日之證據一、通訊監察譯表，未製作人簽名有（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5818號，98年台上字第5762號、99年台上字第1381號判例足參）

證據八，證人朱士堯、王昱文之警詢筆錄全由警員周憲聰一人行詢問及單獨隨意操控警詢筆錄，因當時邱裕然自10月21日上午10點多即一人先帶離「阿修」林武男隔離至下午13時27分起至16時22分方製作筆錄完成（見附證一）

故無法親自製作朱堯、王昱筆錄。帶離林武男至製作筆錄中間長達二至三小時有吸使林武男將所有刑責推給聲請人之犯嫌，難怪檢察官無法採信。

證據十、98年11月6日證人黃柏璋亦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3條之第2項之規定；由邱裕然一人行詢問並單獨隨意操控筆錄。

證據九、證人莊適仲於98年11月4日晚間製作筆錄，依確定終局裁判判決書第13頁邱裕然之供詞，亦由其單獨製作筆錄，為吸毒被告有採尿之事實，却在警詢筆錄上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第39條、第43條之1

第2項、同法第158條之2之規定，其屬惡意致聲請人於死地。

證據十一、98年10月20日下午5時04分黃勝富之警詢筆錄亦違反刑事訴訟

法第158條之5之規定不得為證據之事實。

朱士堯、王昱文及黃柏璋之警詢筆錄有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262號

及101年台上字第1900號判例(參)

莊適仲有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5142號判例可以參照，且與黃勝

富均有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2之違背規定屬惡意之情事，何況聲

請人與警察官長之邱裕然前頁之恩怨存在，而且聲請人當時完全不諳相關法律規定

及更不諳什麼是「明示同意」及「擬制同意」意思及其效果，特此敘明。

3.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其內容應包含：

(1) 闡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見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之內容。

刑事訴訟之目的，固在發現真實，藉以維護社會安全，其手段則應合法純潔，公平公正，以保障人權，倘證據之取得非法定程序，而法院若容許該項證據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有害公平正義時，因已違背憲法第七條第八條、第十六條所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應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身自由，貫徹訴訟基本權之行使及受公平審判權利之保障等意旨（鈞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77、三八四、三九六、四一八號等解釋部分釋示參照）自應排除其證據能力，準此本件確定終局裁判未依證人莊適仲（第1項至第13項）及導偵辦之警察官長邱裕然之供詞再詳查邱裕然之動機，將上述非依法定程序取得

之證據，作為聲請人犯罪事實之依據，致使適用法律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因牴觸憲法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六條等疑義，而無效。

(2) 聲請人對於前項疑義所持之見解。

本件確定終局裁判以未依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以被告等及檢察官所為概括性之同意，並不並明不同意之效，且證據有重大瑕疵，既未在起訴書、原審判決書亦未記載及敘明如何有證據能力及指出證明方法，更甬談於偵審中有經檢察官、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有何告知行動，而在聲請人完全不諳「明示同意」及「擬制同意」意思及效果下，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為適用法律，且此項規定未見立法機關有任何規定法院應有告知被告或當事人之義務，^屬立法上重大瑕疵，此項規定對百分之九十不諳相關法律規定之人民（聲請人）反足以形成人民在法律上之不平等，不論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就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七條有牴觸（鈞院釋字第四七七號部分解釋參照）及憲法第八條、第十六條所未應依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人身自由，貫徹訴訟基本權之行使及受公平審判權利之保障意旨有違（鈞院釋字第三八四、三九六、四一八號等解釋部分釋示參照）

(3) 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

原審及確定終局裁判所依據為非法定程序所取得之證據，且未於理由中敘明該項證據如何有證據能力，並指出證明方法就以「明示同意，及擬制同意」之概括性同意，既不查明同意之效力，且聲請人自始即不諳相關法律規定及誤會「擬制同意」意思及效果之情形下，確定終局裁判之適用法律既已牴觸憲法第七條平等權、第八條人身自由應予保障基本權利、第十六條貫徹訴訟基本權之行使及受公平審判權利之保障等疑義，故案由 鈞院院長及諸位大法官大人們，解釋憲法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以免人民（聲請人）遭受不法侵害而造成司法之不公，維護人民（聲請人）對司法公平公正之信賴，全賴 鈞院院長及諸位大法官大人之公正不阿。

結語：聲請人在此向 鈞院院長及諸位大法官大人們說聲抱歉，讓諸位大法官大人為聲請人之填鴨式法律見解，擾了諸位眼睛及時間，因為法律是抽象的文字，抽象的法律條文，必須經過個案解釋才能顯現出具體的內容與價值，法律可能因為法院調查的方法有缺漏，而適用在個案後造成違憲的結果。
如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衛金獎得主顏純左醫師所著作中，依據國際之調查毒品將於2040年全面開放，故請有建言權於立法

機關，要將人金弊制度，依顏純左醫師之建言，錯誤的制度是讓人有利可圖，而使危害全國百姓之黑心廠商大賺其暴利，讓小小的毒癮者因互通之有無有償轉讓，擔當重度刑罰，實有情輕法重，或請 大人們大力促使立法機關早日建立合於正義並有效之「量刑基準度」不應再讓憲法第七條被冷凍束之高閣落實平等權及人身自由權保障，(100年 鈞院秘書長林錦芳建言)

附證一、林武男 98年10月21日

註：如果以此因明示或暗示要求相對人(即聲請人)不正利益，未得聲請人同意，給予即能不受輕重區限制，且證據依法定程序檢察官、法官以自由論斷違反嚴格證據法則，為馬後炮法則及論理法則，所適用法律當然違憲，這對酌之九不諳相關法律規定之意思及效果其反足形，成人民(聲請人)在法律上

此致 之平等，如院長及各位大法官大人認為合憲，那如何讓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公鑒 人民信賴司法公正，有錢判金無

錢判死，人民徒喊司法不公，不是無

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8 日 曲的放矢。

撰狀人即具狀人：蘇 品 睿